

遗失的 女儿

如果她还在教堂山，如果这一切都不曾发生，那她也不可能拥有科莉了……

THE
SECRET
LIFE
OF
CEECEE
WILKES

[美]

黛安娜·夏伯兰 (Diane Chamberlain) 著

赵莹 译



遗失的 女儿

THE
SECRET
LIFE
OF
CEECEE
WILKES

[美] 黛安娜·夏伯兰 (Diane Chamberlain) 著
赵莹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雅天韵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失的女儿 / (美) 夏伯兰 (Chamberlain, D.) 著; 赵莹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书名原文: The secret life of CeeCee wilkes

ISBN 978-7-5404-6283-3

I. ①遗… II. ①夏…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05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3-128

上架建议: 外国流行小说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THE SECRET LIFE OF CEECEE WILKES by Diane Chamberlain

Copyright © 2006 by Diane Chamberla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遗失的女儿

作 者: [美] 黛安娜·夏伯兰

译 者: 赵 莹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策划编辑: 韩丽红 马冬冬

版权支持: 辛 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李 洁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60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283-3

定 价: 32.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科琳娜 / 001

01 · 惊醒 / 002

茜茜 / 008

- 02 · 十六岁女孩的心思 / 009
- 03 · 约会 / 015
- 04 · 陌生人的汇款 / 028
- 05 · 甜蜜的恋情 / 043
- 06 · 初现端倪 / 048
- 07 · 为爱妥协 / 053
- 08 · 分手的戏码 / 061
- 09 · 绑架前夕 / 067
- 10 · 不归路 / 083
- 11 · 夜晚的小木屋 / 089
- 12 · 变故 / 099
- 13 · 出生 / 105
- 14 · 逃离 / 116
- 15 · 母爱 / 127
- 16 · 谁拯救了谁 / 135
- 17 · 茜茜 · 威尔克斯消失 / 142

伊芙 / 148

- 18 · 新生活 / 149
- 19 · 疼痛的谎言 / 164
- 20 · 新家 / 189
- 21 · 女儿的不安 / 227
- 22 · 担忧 / 252
- 23 · 往事涌现 / 271
- 24 · 坦白 / 308

科琳娜 / 325

- 25 · 震惊 / 326
- 26 · 迟来的父爱 / 346
- 27 · 亲情 / 357
- 28 · 谅解 / 376
- 29 · 救赎 / 381

伊芙 / 389

- 30 · 赎罪 / 390

科琳娜

遗失的女儿

June 26th had
less as usual except home. Since
I got a card from my car you & I
we have taken our town. Next summer
school is out - we
up on our own.

01 · 惊醒

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

她无法专心做爱。无论肯怎样温柔地、热切地或亲密地爱抚她，她的思绪仍然远在千里之外。现在是周二下午五点过一点儿，是他们俩排开会议、用餐或朋友聚会以及其他任何可能妨碍他们在一起的事情而特意抽出的时间，通常，科琳娜很享受与未婚夫做爱。然而今天，她希望可以快进到枕边细语环节。她有太多的话要说了。

肯叹了一口气，从她身上翻下来，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休息着。透过傍晚的光线，她看见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把手放在她的肚子上，面带着微笑，这有什么含义吗？她希望有，却没有勇气问他。还不到问的时候。肯喜欢做爱之后的余韵，喜欢四肢交缠着，等待思绪渐渐回到现实之中，所以她只好耐心等待。她的手指穿过他浓密的灰金色头发，轻轻抚摸着，等待他的呼吸渐渐恢复平静。他们的宝宝一定会非常漂亮，这一点毋庸置疑。

“唔。”肯用鼻子摩擦着她的肩膀，发出咕噜声。一缕缕光线穿过百叶窗钻进屋里，在他腿上的被单上留下道道亮光。“我爱你，科莉。”

“我也爱你。”她用双臂环抱住他，想要辨别出他是否清醒到能听她说话。“我今天做了件不得了的事，”她开始说道，“实际上，应该是两件事。”

“你做了什么呀？”他听起来很感兴趣，即使还不是特别清醒。

“我开车从540号公路去上班的。”

他的头一下子从枕头上弹起来：“真的？”

“对呀。”

“感觉怎么样？”

“棒极了。”她的手掌在不停地出汗，可她还是尽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过去这几年，科琳娜一直在离家八英里远的一所学校里教四年级，而她从来没有勇气沿高速公路去学校。她一直走那些狭窄的后街小道，在住宅区的道路上拐来拐去，躲避那些从车道上倒出来的车。“今天上班路上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她说，“通常需要四十分钟的。”

“我真为你骄傲，”他说，“我知道那对你来说有多么艰难。”

“然后我又做了另一件很棒的事。”她接着说。

“我没忘。你说的嘛，有两件事。那你做的另一件了不起的事是什么呀？”

“我没有像原先打算的那样待在学校里，而是跟我班里的学生一起去博物馆做校外教学了。”

“这下你可有点儿吓着我了，”他开玩笑说，“你是在吃什么新药还是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太了不起了呢？”她问道。

“毫无疑问，你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他俯身过去亲吻了她，“你是我勇敢美丽的红发女郎。”

科琳娜轻车熟路地在博物馆里走动，仿佛她一周七天都待在这里一样，她敢打赌，没有人知道她的心脏已经快要跳出来了，喉咙也紧紧

的，仿佛气管被勒住了。她把自己的恐惧症掩饰得非常好。她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学生家长或者同事知道，那样的话就更糟糕了。

“你有些急躁了吧，不能想着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啊。”肯说。

她摇了摇头。“我现在进展势头正好着呢，”她说，“明天，我打算走进医生办公室的电梯。只是进去一下而已，”她急忙补充道，“我还是会走楼梯。不过走进电梯会是第一步。也许下个星期，我就会坐电梯上一层楼。”想到电梯门在身后关闭，自己被锁在那个比棺材大不了多少的斗室之中，她不禁哆嗦起来。

“用不了多久你就不需要我了。”

“我永远都会需要你的。”科琳娜弄不清他这句话到底有几分认真。的确，她对肯的需要比大多数人对伴侣的需要都要多。只要是去离家超过几英里的地方，肯就会当她的司机。当科琳娜推着满满一车杂货，站在超市的货架之间，突然恐慌发作的时候，都是肯来英雄救美。每当她的心开始狂跳时，无论他们是在商场、音乐厅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肯挽着她的手臂带她走出去的。“我只是希望自己不是因为那种原因才需要你。肯，我必须慢慢克服恐惧。我想要那份工作。”

科琳娜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从明年九月开始，教威克郡的老师使用一个阅读课程，因为她是这个课程方面的专家。然而这就意味着她得开车，而且是频繁地开车。她得经过六车道宽的公路和一座座大桥，还不得不搭乘电梯。从现在到明年九月，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她下定决心要在那之前掌控自己的恐惧。

“肯，”她靠近他，为她将要谈起的话题感到紧张，“还有一件事我们得谈谈。”

她的手掌感觉到肯的肌肉极轻轻地绷紧了一下。

“怀孕的事吧？”他说。

她很讨厌他把这称为“怀孕的事”。她想自己误解了他先前的微笑。“没错，”她说，“是关于宝宝的事。”

他叹了一口气：“科莉，这件事我已经考虑过了，可我觉得现在时机不合适。尤其是你明年还要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你的压力还不够

大吗？”

“会有办法的，”她说，“预产期在五月下旬。我会请今年年底的假，然后利用夏天的时间来适应怎样做一个母亲，也会把日托和其他事情都安排好。”她用手轻轻摩挲着自己的肚子。是心理作用，还是她的肚子真的已经开始微微隆起了？“我们在一起已经这么久了，”她接着说道，“我快二十七岁了，你也已经三十八岁了，而且我们也负担得起抚养孩子的费用，现在去做流产完全没有道理呀。”她没有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完全说出来，他们已经订婚，并且同居四年了，假如她的怀孕能够迫使他们确定下最终的婚期，那么她没有任何意见。

肯捏了捏她的肩膀，然后坐了起来。“我们晚点儿再谈这件事好吗？”他说。

“晚点儿是什么时候？”她追问道，“我们不能一再推迟这件事了。”

“今晚晚些时候吧。”他保证说。

她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床头柜上的电话，留言提示灯闪烁着。肯拿起听筒，输入语音信箱的密码。“有三条留言。”他说着又按下一个按键。房间里的光线已经暗淡下来，但科琳娜还是能看见他一边听着第一条留言，一边转动着眼睛。

“是你妈妈，”他说，“她说有急事。”

“当然是急事了。”科琳娜勉强笑了一声。德鲁已经把她怀孕的事情透露给了她们的父母，她可能每天都会接到这种紧急电话。她妈妈已经发邮件告诉她说，红发的女人更容易发生产后大出血。“可真是谢谢你了，妈妈。”她懒得回复。过去三年里她几乎没怎么跟妈妈说过话。

“还有一条留言是德鲁的，”肯说，“她让你收到留言后立刻给她回复。”

这就让人担心了。妈妈的紧急留言可以随便忽略掉，可妹妹的就没那么容易了。“希望没出什么事。”科琳娜坐起来说道。

“如果事情有那么重要的话，她们应该会打你手机的。”他说道，仍然把电话贴在耳边。

“没错。”她下床穿上了她的绿色短睡袍，然后从梳妆台上拿起手机开了机，“只是我今天去校外教学，所以手机没开——”

“你究竟——”肯听着第三条留言皱起眉头来，“你说什么？”他对着电话大喊着。他扫了一眼手表，走过房间打开了电视。

“发生什么事了？”科琳娜看他不停地换台，直到调到了WIGH频道，那是罗利市的电视台，他在那里做记者。

“刚刚那个是达伦的留言，”他说道，一边又在听筒上拨了一个号码，“他要把我从格利森的报道里踢走。”

“什么？”她不敢相信，“为什么啊？”

“他说原因很明显，好像我应该知道他究竟在说什么似的。”肯又看了一眼手表，科琳娜知道他是在等六点的新闻。“快点儿，快点儿啊，”他对着电视或者电话说——又或者是同时对着电视和电话说。

“给我接达伦！”他对着听筒喊道，“那他在哪儿？”他挂了电话又接着拨号。

“他们不能把你从那个报道里撤下来，”她说，“你为这个报道做了那么多工作，这样太不公平了。”格利森的报道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甚至还凭借这个报道引起过全国性的关注。人们还讨论过他能入围罗斯戴尔奖。

“达伦说：‘你知道这件事吗？’好像我一直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一样。”肯用手指抓着头发，“哦，别给我转接到你那该死的语音信箱，”他对着电话说，“见鬼。”他在等留言的时候，科琳娜感觉到了他的不耐烦。“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格利森的报道里撤下来了？”他大喊道，“给我回电话！”

他把听筒扔在床上，把拳头使劲砸在电视机顶上，好像用力气能让新闻早点儿播出。“我真不敢相信，”他说，“我不相信。今天我离开法院的时候，陪审团还没有判决，明天应该要重新召集陪审团才对。也许是我听错了。也许我错过了判决。该死的！”

科琳娜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机，翻阅着来电记录。“我有五条留言，全都是从我父母家里打来的。”她说。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我最好还

是打电话——”

“嘘。”肯说道，然后把电视机音量调高，管乐吹奏的主题曲结束之后新闻开始了，男主播保罗·普罗沃斯特出现在屏幕上。

“晚上好，三角洲地区的各位，”保罗说道，“就在蒂莫西·格利森涉嫌一九七七年谋杀吉纳维芙·拉塞尔及其腹中胎儿一案即将宣判前的数小时，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浮出水面，为他的罪行蒙上了一层疑云。”

“什么？”肯紧紧地盯着电视。

一间工艺品风格的小屋出现在屏幕上，因为刚下过雨，屋顶还有些湿润，旁边的树木非常茂盛，树叶刚刚开始有些变黄。

“那不是……”科琳娜用手捂住了嘴。她很清楚那栋房子前庭小院里的空气闻起来是什么味道。随着潮湿的秋季到来，空气也变得浓郁而甜蜜。“哦，天哪。”

屏幕上，一位中年妇女穿过前门，一瘸一拐地走上门廊。她看上去瘦小又疲惫，脸上的表情显得很害怕。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肯说。

科琳娜站在他身边，紧紧抓住他的胳膊，电视上，她的妈妈清了清嗓子说：

“蒂莫西·格利森没有谋杀吉纳维芙·拉塞尔，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我当时就在现场。”

茜茜

遗失的女儿

Jane still had
less as usual except home. There
I'll get a card from my car, you'll see it.
I we have taken our own great summer
school is out - we
up on our span

02 · 十六岁女孩的心思

亲爱的茜茜：

你现在已经十六岁了，我怀你的时候也是这个年纪。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学我！我是认真的，我希望你比我聪明得多，谨慎得多。不过，我并不后悔。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一定非常空虚。我亲爱的女儿，你是我的一切。永远也别忘记这一点。

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一九七七年

“早上好，蒂姆。”茜茜往他的杯子里倒了些咖啡。他喜欢喝纯黑咖啡，而且要很浓，所以那天早上她往壶里多加了一勺咖啡粉，惹得其他顾客纷纷抱怨。

“今天早上天气不错，”他说，“不过见到你就更锦上添花了。”蒂姆坐在他常坐的那个角落的卡座里，往后靠了靠，冲她微笑着。他有

着那种能将她整个人融化的微笑。茜茜是在一个多月前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遇见他的，那时她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他身上。她觉得很丢脸，可蒂姆只是一笑而过，然后给了她比早餐钱还多的小费。就在那一刻，茜茜爱上了他。

关于蒂姆的事茜茜知之甚少，少得用一只咖啡杯就能装下。首先，他是个美男子。早晨的阳光洒进角落的卡座里，落在他金色的鬃发上，将他墨绿色的双瞳映得如同彩色玻璃一般剔透。和大多数卡罗来纳的学生一样，他也穿着T恤和牛仔裤，虽然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生，可衣服上却没有任何学校的标志。他抽万宝路，他的桌上总是杂乱地摆放着许多书和纸。茜茜很欣赏他的勤学用功。更棒的是，蒂姆让茜茜感觉自己聪明、漂亮而且值得追求，这是她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她想要把这种感觉封存在瓶子里随时带在身边。

她从牛仔裤兜里掏出点餐本和铅笔。“你还是照惯例吗？”她问道，可心里却在说“我爱你”。

“当然。”他抿了一口咖啡，然后指向咖啡店门口。“你知道吗？每次我走进那扇门，都会担心你不在这儿。”他说，“我一进门，就会寻找你的头发。”蒂姆跟茜茜说过他很喜欢她的头发。于是她再也没剪头发，任由那一头海藻般浓黑的长发垂在她瘦小的背上。

“我一直都在这儿，”她说，“感觉我就住在这里似的。”

“不过你星期六会休息，”他说，“你上星期六就没在。”

“你想我了吗？”她是在调情吗？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

他点点头：“是的，不过我很高兴你能休息一下。”

“嗯，不过并不是真的休息。星期六我给人当家教。”

“茜茜，你总是在不停地工作。”他说道。她喜欢听他叫自己的名字。

“我需要钱。”她低头看看手里的点餐本，好像忘了自己为什么拿着它了。“我还是赶快把你点的单递进去吧，不然你来不及去上课了。一会儿见。”说完，她朝着厨房的转门走去。

在厨房里，茜茜被培根和烤吐司的香味包围着，她找到了同事兼室

友龙妮，她正往托盘里摆放盘子。

“要知道你还有别桌的客人要招待。”龙妮开玩笑地说道。

茜茜把蒂姆点的单别在了传送带上厨师能看见的地方，然后愉快地转过身面对着她的朋友。“他在这儿我就完全‘没用’了。”她说。

龙妮把托盘举到自己的肩上。“我得承认，他今天看上去尤其帅气。”她说。龙妮背靠在转门上把门推开。“你应该跟他说你昨晚去约会了什么的。”她一边走出厨房一边说道。

在约会方面，龙妮的经验比茜茜丰富得多，对于蒂姆，她总有许多坏的建议，“假装你有男朋友”，或者“时不时表现得冷淡些”，又或者“让我去招待他，好让他想念你”。

听见龙妮的最后一条建议，茜茜心想：“拿你的命来换也不行。”龙妮非常漂亮。她长得像奥利维亚·纽顿-约翰。她俩一起走在街上的时候，茜茜感觉自己仿佛是个隐形人。她身高一米六一，而龙妮则超过了一米七，虽然茜茜并不胖，可看起来还是比她的室友粗壮。除了头发之外，她身上没有什么能让人记住的特征。

不过，她比龙妮要聪明，比她更有抱负，更有责任感，而且比她整洁得多。不过，当一个女孩儿拥有奥利维亚·纽顿-约翰的外表，男人们是不会在乎她是不是会解二次方程式或者会不会组复合句的。不过，蒂姆却看重这个。当然，这一点茜茜并没办法确认，可是她幻想中的那个蒂姆是一定会看重这一点的。

茜茜招呼了一下其他桌的客人，又给一群兄弟会的男孩拿了些餐巾，他们用肉桂卷把桌上弄得乱七八糟。这种兄弟会型的男孩很让人扫兴。他们总是一大早就浑身酒气，从来不给小费，还把她当奴隶一样使唤。接着她给坐在蒂姆隔壁卡座里的一对黑人老夫妇端来了茶。那位丈夫留着非常短的灰白头发，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患了某种麻痹症，双手和脑袋都控制不住地颤抖着。那位太太用她因患关节炎而扭曲的手一点一点地喂他吃着早餐，那种耐心让茜茜深感钦佩。

把茶壶放在那位太太面前时，茜茜扫了一眼蒂姆。他把脑袋埋在一本书里面，正一边读一边记着笔记。也许他对茜茜的兴趣只是她在自欺

欺人而已。也许他只不过是个友善的家伙罢了。毕竟，他们没有丝毫共同点。茜茜刚刚十六岁，而他二十二岁。四个月前她刚高中毕业，而蒂姆则是一年级研究生。蒂姆所学的专业是社会服务，而茜茜与社会工作者的唯一交集是作为他们的服务对象。这就像迷恋一个摇滚巨星一样遥不可及。

然而，当茜茜终于端上他点的一盘培根、鸡蛋和燕麦片的时候，蒂姆放下手中的笔，双臂交叉抱在胸前，说道：“我想，我们是时候约会了。你觉得呢？”

“当然。”她回答道，就好像他的邀请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她心里已经兴奋得快要爆炸了。她等不及要告诉龙妮了。

“小姐？”隔壁卡座里的那位黑人太太招手叫她过去。

“抱歉。”茜茜对蒂姆说道，往左边挪了几步。“您准备好埋单了吗？”她拿出了她的本子。

“我知道我们应该在收银台那边埋单，”她看了一眼她的胸牌，“茜茜小姐。不过我在想我们能不能把钱付给你。这对我们来说要容易得多。”

“哦，当然可以。”茜茜在脑子里把数字加了一下，匆匆写下了总数。“一共是五美元七十五美分。”她说。

这位太太用她弯曲的手指在皮包里翻找着。她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结婚戒指，非常光亮，被粗大浮肿的指关节永远地固定住了。

“很抱歉，小姐，”她递给茜茜一张十美元的钞票，说道，“现在我做什么都得花很长时间。”

“没关系，”茜茜说，“我一会儿把零钱送过来。”

她回来的时候，这对夫妇正站在他们的桌子旁边。那位太太谢了她，然后慢慢领着丈夫沿着过道朝门口走去。

她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又看了看蒂姆。他窝在卡座的角上，手里端着咖啡杯，正看着她。她开始清理那对夫妇的桌子，把盘子一个个叠起来。

“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茜茜问他。